

從文藝美學角度談關羽形象之演變

傅含章*

摘要

英雄成神，自古即是世人共同的期望，尤其是名將。然而自古英雄何其多，關羽這位貨真價實的歷史人物，不僅日後成為英雄，還成為神將、帝君，世人對他的崇拜有增無減，歷代更是一再地歌誦其事蹟。在史書中，在演義故事中，關羽是神勇忠義的代表；在朝廷，在民間，關羽更是消災解難的象徵。從真人到神人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關羽形象的美化與神化，是經由官方、民間以及宗教的推波助瀾，才形成今日所謂的關羽崇拜文化。本文試從文藝美學的角度予以分析，期望能在關羽的藝術形象發展中，參照比較出由一個真實人物到小說人物，甚至昇華成神化人物的變異過程；在此過程中，也一併探討關羽形象演變之下所隱含的文化意涵，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民間信仰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三國志、三國演義、民間信仰、關羽、關公。

壹、前言

歷來有不少論文專著探討《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形象，眾人對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武將皆深感好奇，從三國時期號稱「萬人敵」¹卻功敗垂成的勇將，到地位凌駕於歷代所有武將的「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²，再到讓芸芸眾生頂禮膜拜的「關聖帝君」，其影響持續千餘年而不衰，甚至遍及海內外。此一崇拜現象透露出關羽形象的演變過程，實存在著歷史與文學、官方與民間、文人與百姓、宗教與政治等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並非侷限一隅所能完整呈現。因此，筆者欲先陳述《三國志》、《三國演義》與歷代民間信仰中的關羽形象，並嘗試從文藝美學的角度予以分析，以期能在此美化與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¹ 〔唐〕郎士元〈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將軍稟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雖（一作誰）為感恩者，竟是思歸客。流落荊巫間，裴回故鄉隔。離筵對祠宇，灑酒暮天碧。去去勿復言，銜悲向陳（一作塵）跡。」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冊8，卷248，頁2782。

² 見〔清〕毛宗崗：〈讀三國志法〉，收入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55。

神化的藝術形象發展中，參照比較出由一個真實人物到小說人物，甚至昇華成神化人物的變異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亦可省察思考關羽形象演變之下所隱含的文化意涵。

貳、《三國志》裡的關羽--普通形象

關羽(約在公元 160-219 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堪為英雄風範的代表，但可惜的是，《三國志》書裡所見關羽部分，陳壽僅以區區九百多字道盡其一生事蹟，使後人對關羽的身世始終無法通盤了解。³蓋正史所書，一來應是受到朝廷以爵為尊的影響，帝王公卿將相佔有顯著地位，文臣武將均為陪襯而已，以致於經常數人共一傳，簡述略記，例如關羽在《三國志·蜀書》中，與張飛、馬超、黃忠、趙雲五人合傳，取其忠勇而並列記載。其次，《三國志》乃西晉陳壽(公元 233-297 年)所修撰，歷史上西晉篡魏而一統天下，陳壽又由蜀降晉，因此，後代即有陳壽修史偏頗的說法出現，人們認為他賦予魏晉正統，而蜀、吳僅為偏統，所以立傳時不敢多褒揚之辭，例如在蜀相《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末段只評其為：「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⁴，武功事略的部分，則似避司馬懿之諱，只以「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⁵數語作結。諸葛亮(公元 181-234 年)的部分尚且如此，關羽更不待論。不過，另有說法指出，陳壽其實是為了達到匡君正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記敘某些史事時，不得不借用「曲筆」以顯其志。⁶以上兩種說法屬不同角度立論使然，並無是非之別，畢竟作者當時編撰的心意我們已無從得知；且立場的偏頗與否，亦不影響民間對關羽的崇敬之心。縱觀傳中全文，關羽雖然最終因自負輕敵而敗，不過其勇武形象與忠義精神，志中記述最詳，足為後世江湖遊子、金蘭之交所仰拜⁷。以下將《三國志》中的關羽傳歸納其一生重要事蹟。

³ 顏清洋說：「陳壽為關公作傳時，應該沒有想到他的歷史地位節節上升，甚至稱神稱帝，以致簡略過當，該交代的反付諸缺如，令後代史家不無遺憾，但卻留給文人及關迷許多想像杜撰的空間。關公少小離家，何故『亡命』，無從推知；一生戎馬，不曾再回故鄉；父母兄弟、宗族親友，史無明文，妻妾兒女，亦所知有限；而最後殉難臨沮，享壽為何，無從推算，更不用說生日、忌辰了。」見顏清洋著：《關公全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頁 51-52。

⁴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以百衲本、清武英殿刻本、金陵活字本及江南書局刻本互勘）（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35，頁 934。

⁵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5，頁 934。

⁶ 此說法參見李純蛟著：《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⁷ 參見吳彰裕：〈關公信仰研究〉，收入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

一、早年出身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⁸這是《三國志》對關羽早年情況的描述，其出身交待極為簡短，生卒年歲及祖考名字均無記載，因而後世才會對關羽的家世與亡命原因附會許多傳聞，雖然傳聞並無真實史料可資證明，不過倒是為人們增添不少浪漫的想像空間。劉備(公元 161-223 年)與張飛皆為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劉備天生異相，《三國志》說他：「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⁹而且還是個「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¹⁰的奇人，因此關羽便深深為他所折服，與張飛推心共擁之，且三人的情義更勝手足，「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¹¹歷史可鑒，不論是初期討伐黃巾賊，或是日後與魏國、吳國周旋抗爭時期，關羽一心只繫蜀主劉備，經常是那位扮演忠心耿耿隨侍在側的角色，其忠義形象使人們印象深刻。

二、忠義與智勇行徑

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劉備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令關羽守下邳，自己返回小沛。次年，曹操(公元 155-220 年)親自率兵攻陷下邳，關羽為保全劉備妻小而降曹，曹操素來仰慕關羽英勇事蹟，拜羽為偏將軍，對他禮遇有加。然而關羽曾向魏將張遼透露：「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¹²強烈表現出對劉備的誓死忠心。是年劉備歸附袁紹，紹遣大將顏良攻白馬，大敗曹軍，關羽隨張遼為先鋒擊之，在萬軍中策馬斬顏良首級，袁紹諸將均無能為力；曹操欣喜之餘，乃封關羽為「漢壽亭侯」，隨後關羽探聽到劉備在紹陣營，便「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¹³這就是後世所謂的「挂印封金」，曹操欣賞其忠義之心，並無派兵攔截，此為曹操大度之處。由此可知，與劉備立誓共死，是關羽重義然諾的表現；在萬軍中輕取顏良首級，則是關羽英勇形象的凸顯。但關羽亦非匹夫之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劉備為「漢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98-99。

⁸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39。

⁹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2，頁 871-872。

¹⁰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2，頁 872。

¹¹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39。

¹²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40。

¹³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40。

中王」，拜關羽爲「前將軍」，率眾攻曹仁於樊城，曹操遣于禁救援，時值秋天連日大雨，關羽利用漢水暴漲的機會水淹曹軍，一舉將于軍三萬多人等全部淹沒。殺曹仁，降于禁，斬曹將龐德，其聲勢可謂如日中天，威震華夏，曹操還爲此商議遷都以避其鋒芒。此外，最爲人所津津樂道的一段事蹟，是他曾在戰時爲流矢所中，貫穿其左臂，創傷雖癒，卻形成風濕症，每遇陰雨天氣，骨頭常因疼痛就醫，醫生說：「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¹⁴關羽一聽，即伸出左臂供醫生開刀，這時諸將士在旁飲酒，見到血水盈滿盤器無不驚駭，關羽則若無其事，仍然吃肉飲酒、談笑風生，無怪乎後人譽爲英雄氣概之典範。

三、驕傲性格與悲劇下場

英雄人物帶有傲氣驕志是常見的，但這在兵法中最爲忌諱，因爲驕必輕敵，而疏於防微杜漸；傲則易得罪小人，釀成禍患。關羽最終的失敗，就與他的驕傲性格密切相關。《三國志》中有幾段描述其驕傲之處：（一）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劉備取益州，以關羽督荊州，適馬超來降，受封爲平西將軍。馬超人在益州，遙領臨沮，此地屬荊州，而他又非故交，關羽爲此不平，便致書予諸葛亮，質問馬超的才幹。諸葛亮了解關羽自負，乃委婉回答：「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¹⁵關羽得信頗爲得意，還把信向賓客展示。（二）黃忠原爲荊州刺史劉表的中郎將，擁劉表之子劉磐守長沙攸縣，後來劉備攻南郡時，黃忠率眾降附，隨征益州，拜爲討虜將軍。衝鋒陷陣、勇冠三軍的英姿，於定軍山擊滅魏將夏侯淵可見一斑。劉備表其爲「後將軍」，與「前將軍」關羽並列，但因黃忠名望較低，關羽還爲此盛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¹⁶後經費詩一番勸說才接受封號，足見其自傲姿態。（三）關羽征魏時，司馬懿、蔣濟提議曹操聯合孫權（公元 182-252 年）偷襲關羽後方，先前孫權欲引關羽爲援，遣使爲其子求娶關羽之女，關羽不僅不許，還辱罵吳使，使孫權難堪，驅使他轉而聯曹抗蜀，所以後來當關羽攻樊城時，孫權派潘璋襲江陵，時曹操又命徐晃救曹仁，使關羽頓時進退失據，加上他平日又輕鄙南郡太守麋芳及將軍傅士仁，二人皆怨羽輕視，因此留守後方時並未全力支援軍資，關羽

¹⁴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41。

¹⁵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40。

¹⁶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41，頁 1015。

得知後怒曰：「還當治之」¹⁷，二人因憂懼轉而與吳軍聯合，導致關羽敗走麥城，為吳將所擒，斬於臨沮。關羽的死，歷來有許多責任歸屬的爭議，平心而論，關羽也必須負極大的責任，性格決定命運，若他在世時能禮賢下士、謙和容人，也許還不致於遭此下場，徒留後人無限唏噓。

陳壽所描繪的關羽，其藝術形象類屬於文藝美學中的「普通形象」，胡家祥指出：「這裡所說的普通形象是指尚未提升為藝術典型和意境的所有其他藝術形象，它不具有典型或意境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性質，卻具有所有藝術形象的最一般的性質和特點。」¹⁸換言之，「普通形象」缺少理想的評判或提升，大多是原始、樸素的形象思維。而《三國志》中所載關羽，形象的塑造相較之下貶多於褒，且失敗原因描寫甚細，尤其驕傲處載之最詳，不知意在警世，或為之惋惜，是值得玩味的地方。不過，史傳上勾勒關羽的特質，或許忠義雙全，或許驕矜自大，都較為符合人性的真實面貌，也較契合原始、樸素的「普通形象」，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真實面貌，並不會因此掩蓋、左右了關羽對後世影響的光輝。

參、《三國演義》裡的關羽--藝術典型

宋元以來，民間流行說書，尤好說三國，因三國豪傑人物眾多，故事情節動人，元末羅貫中(公元 1330-1400 年)便將之撰成演義，使其流傳更廣，把三國人物刻畫得更為栩栩如生，因而民間的關羽形象來自演義所描繪更勝於《三國志》。曾經修訂和評點《三國演義》的清代著名文人毛宗崗曾說過：

吾以為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¹⁹

此段文字，並無刻意強調關羽的赫赫戰功與超群武藝，而是極力頌揚他的人格、風度和膽略。在《三國演義》裡，關羽可說是一個高度理想化的英雄，封建時代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形象塑造比《三國志》更增添了許多「類神化」的特點。以下我們可從小說情節中，看出羅貫中在關羽形象部份所作的渲染，

¹⁷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 36，頁 941。

¹⁸ 見胡家祥著：《文藝的心理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69。

¹⁹ 見〔清〕毛宗崗：《讀三國志法》，收入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頁 255。

並分三段來作探討。

一、忠義精神

《三國演義》裡，關羽可謂忠義的化身。「忠」是指他忠心耿耿的侍奉漢王朝及蜀漢，漢王朝社稷傾危，關羽於是投軍破賊，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三人並承諾：「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²⁰就結義本身而言，焚香盟誓，既表現異姓兄弟同生共死的情誼，又具有草莽英雄危難互助的江湖信義。更重要的，還是「上報國家，下安黎庶」²¹，這才是他們結義的根本目的，換言之，忠於漢室是關羽不變的信仰，任何可能危害漢室尊嚴的人、事、物，他都持堅決反抗的立場。例如：(一)曹操請獻帝田獵時，獻帝射鹿，三箭不中，曹操接過天子寶弓金箭一發而中，群臣以為天子所射，皆歡呼萬歲，但曹操此時竟策馬向前遮住天子，代獻帝接受歡呼，群眾見此皆失色。這種悖逆行為使關羽勃然大怒，「提刀拍馬使出，要斬曹操」²²，理由即是：「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為國除害。」²³關羽當時就已看出「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為禍」²⁴的結果。(二)在任何情況下，關羽對漢室的忠誠決不動搖，當下邳敗降時，關羽與曹操立「三約」，第一條就是「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²⁵在關羽心目中，劉備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之玄孫，亦即漢王朝的象徵，因此，他對劉備不僅視為兄長，更克盡為臣之道。所以當面對張遼的提問：「公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何如？」²⁶，關羽便義正辭嚴地聲明：「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

²⁰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以毛宗崗評繡像大字本為底本刊印），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頁3。

²¹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頁3。

²²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回〈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頁126。

²³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回〈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頁126。

²⁴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回〈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頁126。

²⁵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頁155。

²⁶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頁164。

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²⁷由此可見，關羽對於蜀漢可說是忠心不二，不管是出生入死，還是沙場征戰，他都堪為蜀漢基業的棟樑。

而關羽之「義」，是對劉備披肝瀝膽的情義。桃園結義時，三人便發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²⁸，後來他儼然成為劉備的守護神，劉備在哪，他便在哪侍立於側。即使戰亂分離，或受敵方萬般利誘，也絲毫無傷其大義。下邳敗降時，他同曹操立「三約」的其中兩條，一是保護兩位嫂嫂，另一即是「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²⁹在面對曹操不遺餘力的利誘時，他把金銀封入庫房，美女派去侍奉二嫂；曹操賜他異錦作新戰袍，關羽卻穿在舊袍裡面，只因「舊袍乃劉皇叔所賜也，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³⁰曹操對此也不得不長嘆「真義士也！」³¹唯賜赤兔馬關羽才拜謝而受，原因同樣不離劉備，「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³²後來果然過五關斬六將、千里單騎回到劉備身邊。關羽的義，還表現在不趁人之危、知恩圖報的仁義俠行上，例如張遼戰敗，關羽跪求曹操，使之免卻殺身之禍；大戰黃忠時，黃忠被戰馬甩在地上，關羽不僅不殺，還叫他換馬再戰！而華容道義釋曹操，更是關羽感曹操之厚待，義重如山的極端表現。《三國演義》正是透過這些無數感人至深的生動情節，把關羽塑造成一個千古無雙的忠義之士，博得後人無限的欽仰。

二、神勇善戰

《三國演義》中名將如雲，但關羽之武勇神威別出於眾將之上。

例如溫酒斬華雄這段，關羽便以萬人敵的雄姿傲立於世。當時董卓部將華雄連斬袁紹數將，眾諸侯皆不知所措，關羽此時自請出戰，曹操

²⁷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頁164。

²⁸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頁3。

²⁹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頁155。

³⁰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頁157。

³¹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頁157。

³²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頁158。

還教斟熱酒一杯壯行；關羽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催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³³

此段精妙絕倫地將關羽的威勇渲染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關羽一生征戰無數，而每戰似乎都成為他勇力的表現。不管是斬華雄、誅顏良、文醜，還是過五關斬六將等等，別人奈何不了的悍將，或自以為是、不知死活的庸將，在他面前都毫無招架抵抗之力，僅淪為其神勇的陪襯而已。關羽甚至在不動聲色時，也具有威懾的力量，如東吳欲索回荊州一段，魯肅邀關羽相會，關羽明知東吳意圖，但仍視龍潭虎穴如無物，單刀赴會，其威猛的氣勢使魯肅舉杯相勸而不敢仰視，關羽卻表現出談笑自若的態度，這段連毛宗崗也不禁讚道：「儒雅之極，英雄之極」³⁴，誠如文中詩贊所言：「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年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澠池。」³⁵關羽之勇，不僅體現在疆場搏殺，還表現在超越常人的膽力。樊城之役中箭時，華陀療傷的場面讀來每每令人怵目驚心：

公飲數盃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³⁶

此段令人心驚膽顫的過程於《三國志》已有出現，不過羅貫中更擴大渲染，將關羽超常的膽量毅力表現得無以復加。

三、磊落儒雅

《三國演義》賦予關羽磊落的風度與儒雅的魅力。他身形偉岸，風度卓然，其外貌起始是透過劉備的觀察道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

³³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五回〈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頁30。

³⁴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頁414。

³⁵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頁415。

³⁶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頁470。

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³⁷且關羽儘管縱橫沙場，仍不忘燈下夜讀，曹操就曾讚他深明《春秋》。他舉止依禮，曹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羽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³⁸此外，曹操僅撥給他一府居住，他遂分一宅為兩院，二嫂居裡，派十名老軍把守；自己居外，三天一次立於嫂嫂門外施禮問安，堪為翩翩君子。加之單刀赴會的處變不驚、談笑風生；上戰場搏殺時，不似張飛般躁猛、許褚般賭命，而是胸藏韜略、進退從容，這也是劉備派關羽獨擔重任、留守荊州的原因。他駐守荊州的確獨當一面，十幾年的理政、管民、治軍皆處理得當，顯現出不凡的統帥才能。

關羽一生忠義的道德品格、超群逸倫的勇武神威、磊落儒雅的迷人風範，集中體現了封建時代的理想人格特徵，成為一個超越現實、近乎完美的類神化英雄。因此，《三國演義》裡的關羽形象，是屬於「藝術典型」的層次，「藝術典型」即「來自於對生活中某些人物性格的摹寫，又少不了藝術家飽含思想感情的想像和塑造，因此必然是主觀與客觀因素的統一。」³⁹也就是說，「藝術典型」較具鮮明的獨特性，是普通藝術形象的提升。而羅貫中的確從外貌到內心，多層次地刻畫關羽，使他成為一個威勇其表，忠義其裡又帶有悲劇感的藝術典型。不過，書中也無刻意迴避關羽性格上的弱點，只是更加描繪他的勇冠三軍、叱吒風雲及儒雅風範，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此美化效果，是作者刻意追求、精心營造的目標。⁴⁰但也正因如此，「文而武」便成為關羽後來被神化的重要依據。

肆、民間信仰中的關羽--藝術意境

民間的關公信仰形成原因極為複雜，不管是官方的崇祀與否、三教的融會吸收、還是民間的顯靈事蹟等等，皆或多或少影響到關羽民間形象的演變；而演變至今的結果，已不復關羽的原貌，甚至還比《三國演義》中類神化的部分更加神異，已然成為我們祭祀崇拜的神明了。他生前固然是一員勇將，威風八面，身後歷史地位卻有浮有沉，褒貶參半；直到宋元之際，才集英雄、神靈為一，至明清才成為威靈顯赫的帝君。這一過程，我們可從歷代帝王對

³⁷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頁3。

³⁸ 見〔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頁156。

³⁹ 見胡家祥著：《文藝的心理闡釋》，頁175。

⁴⁰ 參見楊旺生：〈論關羽的「類神化」〉，《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第3期，1998年，頁59-60。

他的態度轉變尋求證實。

一、唐代未受官方重視

關羽的歷史地位在隋、唐時期是不太見重於帝王的。雖然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關羽有幸進入武廟，但只和范蠡、孫臏、衛青、廉頗、霍去病等諸將站在一起，成為太公望武成王的六十四名配享者之一，還未享有特殊待遇。後唐長興三年(公元 932 年)，國子博士蔡同文上奏朝廷，說祭祀武廟時只考慮到武成王、張良和「十哲」⁴¹，范蠡等六十四人面前卻連一點酒菜都沒有，因而請求為他們增設一豆一爵祀享，關羽在唐代的官方地位不彰由此可見一斑。但在佛教中的情況則不同，關羽大約在盛唐時被奉為神靈，地點正是他晚年獨鎮及殉難的江陵一帶，不久當地即出現相關的神話故事，至唐末五代越傳越多。據說陳廢帝光大年間(公元 567-568 年)，佛教天台宗智顗禪師雲遊至當陽玉泉，遇上關羽顯靈，運用神力助建玉泉寺，⁴²此雖為附會之說，但應是關羽被拉進佛教的起始。而關羽當年長期鎮守荊州，體恤士卒，保境安民，有很深的群眾基礎，因此到了武則天年間，禪宗北派始祖神秀也來到玉泉山，破土建寺，讓關羽成為當地護法神。姑且不論事實真偽，智顗和神秀在關羽的神化過程中，的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一方面為佛教爭取信徒，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擴大了關羽對民間的影響。

二、宋代封為道教真君

迄至宋代，關羽不但官方地位迅速提高，還成為道教的神祇。這與宋徽宗大有關係，因徽宗本身熱衷於道教，曾自封為「教主道君皇帝」。崇寧元年(公元 1102 年)，追封關羽為「忠惠公」，使關羽由侯爵進位為公爵。⁴³道教徒為了擴大影響，看中關羽為道教代表，並編造神異故事，例如：道教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在稟告徽宗關於關羽在解州與蚩尤作戰的神話後，徽宗就封

⁴¹ 參見〔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掌禮部三十一·奏議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593，頁 7103-2-7104-1。又孟祥榮說：「唐代武廟的主神是太公望，所以叫『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等名將十人為配享，在仲春和仲秋的上戊日祭祀，祭品、器樂的規格都同祭孔廟相等。十哲是右邊的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左邊是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見孟祥榮著：《武聖關公》（高雄：宏文館，2000 年），頁 66。

⁴² 此說詳見於唐董挺〈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收入〔清〕董誥等撰：《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冊 7，卷 684，頁 7001。

⁴³ 參見〔清〕徐松輯，王德毅校訂：《宋會要輯稿·禮二 0·蜀漢壽亭侯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年），頁禮二 0 之 29。

他爲「崇寧真君」，⁴⁴這雖然稱不上是正式的封贈，但它卻使關羽取得了道教的合法地位。除了被封爲道教真君，關羽還獲得「王」的名分，宋徽宗在大觀二年封他「昭烈武安王」(公元 1108 年)、宣和五年封「義勇武安王」(公元 1123 年)，接著，宋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封他「壯繆義勇王」，宋孝宗在淳熙十四年(公元 1187 年)加封他「英濟王」，全稱是「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⁴⁵

關羽始有獨立的廟堂是在有名份之後，宋初其實尚未爲關羽立廟，直到宋徽宗把他連升兩級，進位「忠惠公」、「武安王」，才從武成王廟裡獨立出來，首次享有自己的廟堂。加上宋代皇帝的接連封諡，關廟在全國到處建立重修，促使關羽的地位大大提高，民間信仰也日益成形。人們對於關羽已不僅僅侷限於武勇方面或威鎮華夏的功績，而是慢慢開始注意其「忠義」的倫理素質。宋人對於關羽評價的位移，表明忠義的成分越來越重，並逐漸成爲價值中心，這種評價，正好跟封建皇帝封諡關羽的用心不謀而合，使關羽信仰在宋代逐漸開花結果。

三、元代尊爲藍壇之神

關羽在元代十分有名，尊崇佛教的元世祖忽必烈，知道曾被佛教徒尊爲「伽藍護法」的關羽，在宋代受到很高的推崇，因此封他爲「藍壇」之神，這是繼宋徽宗以官方的名義將關羽、神權和道教合爲一體後，又將關羽、神權和佛教結合起來，關羽再次被視爲佛教的神靈。元文宗天曆元年(公元 1329 年)，也爲關羽加晉封號：「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⁴⁶其地位似乎並無受到朝廷更替的影響。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元代還興建了大量關廟，祭祀活動也十分隆重，元人郝經《重建廟祀》曾作過具體詳盡的描述：

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⁴⁷

由此得知關廟祭典的盛大情形，與朝廷和皇帝的愛好脫離不了關係。

⁴⁴ 參見〔明〕張宇初、邵以正、張國祥編纂：《正統道藏·地祇馘魔關元帥祕法四·事實》(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卷 259，冊 51，頁 531-2。

⁴⁵ 參見〔清〕談遷撰，汪北平校點：《北游錄·紀郵上·甲午》(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78。

⁴⁶ 參見〔清〕清高宗敕撰：《續通典·禮十·吉禮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卷 54，頁 1462-1-1462-2。

⁴⁷ 〔元〕郝經撰：《陵川集》(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卷 33，頁 371。

四、明代始成「關聖帝君」

明朝皇帝對關羽崇信有加，明太祖建關廟於雞鳴山，為南京十二座祀典廟宇之一。⁴⁸明神宗時關羽的地位還晉爵為「帝」。這位熱衷於道教的皇帝接二連三地為關羽封諡，從萬曆十年(公元 1582 年)的「協天大帝」到萬曆十八年(公元 1590 年)的「協天護國忠義帝」，再到萬曆四十二年(公元 1614 年)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至此，「關聖帝君」從此成為民間對關羽的尊稱。另外，明代關廟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首都北京是全國關廟最密集的地方，明人劉侗⁴⁹《帝京景物略·關帝廟》云：「其祠於京畿也，鼓鐘接聞，又歲有增焉，又月有增焉。」⁵⁰關羽此時已取代姜太公成為武廟主神，與文廟主神孔子並駕齊驅，甚至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明徐渭《蜀漢關侯祠記》記載：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墟落，雖煙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以臨，球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醵也，雖婦女兒童，猶歡欣踴躍，唯恐或後。以比於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⁵¹

在徐渭看來，關羽的名聲已超過孔子。皇帝的褒封，朝廷的提倡，使關羽的聲望如日中天；而他所代表的「忠義」，仍是明朝帝王與百姓最重視的部分。

五、清代追諡為「忠義」

清代的關羽崇拜更加如火如荼，滿清入主中原後，對關羽屢次加封。明

⁴⁸ 顏清洋說：「朱元璋定都南京，即位後，次第於城西北郊雞鳴山之南建立諸神祠廟。初稱十廟，供奉真武、寶誌、都城隍、張渤海、五通、蔣子文、卞壺、曹彬、劉仁瞻、福壽等神靈；另加功臣廟，合為十一廟。洪武二十七年（1394 A.D.），加建關公廟，稱為『漢前將軍壽亭侯廟』，後來又併天妃、太倉、馬神三神廟，統稱『南京十五廟』。雞鳴山關公廟雖新建，但卻是自玄津橋原廟所遷建，屬於舊廟翻新。至少在太祖時代，關公廟是當時京師官建十二廟之一。朝廷為關公建廟，這是空前的。」見顏清洋著：《從關羽到關帝》（臺北：遠流，2006 年），頁 187。

⁴⁹ 顏清洋說：「劉侗，字同人，麻城（今湖北省麻城市）人。思宗崇禎七年（1634）進士，官至吳縣知縣。他於萬曆三十年（1602）赴北京，定居多年，與友人于奕正編採當地名勝古蹟、市民生活禮俗，於崇禎八年（1635）纂成《帝京景物略》一書。」見顏清洋著：《從關羽到關帝》，頁 226。

⁵⁰ [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上）（根據張次溪先生藏明崇禎八年最早之刻本重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 卷，頁 97。

⁵¹ [明]徐渭撰：《徐渭集》（以《徐文長三集》附刻本為底本，參校以《古名家雜劇》本、《古本戲曲叢刊》影印[明]黃伯符刻本，《盛明雜劇》本等，校正了少數文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23 卷，頁 595-596。

代時關羽已是「帝」了，清帝於是在「帝」字前的修飾語上做文章，其封號竟曾多達二十四字：「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一說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帝君」共二十六字）。⁵²且清代封諡都有實錄，跟明代以前有些封贈還屬於野史的記載不一樣。有清一代，除了康熙，幾乎每位皇帝都賜給關羽新的封號，連他的祖上三代都獲得追封。康熙雖然沒有封諡，但他曾親謁解州的關廟，手書「義炳乾坤」的匾額，並從國庫中開撥一千兩黃金來修繕廟宇。而乾隆皇帝不但多次為關廟書寫匾額，在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6 年）為關羽加封「靈祐」時還發了一道聖旨，要求《四庫全書》的編纂官們將所有《志》中的關羽諡號全改為「忠義」。⁵³為了褒揚關羽，連皇帝篡改史書的情況都發生了，關羽此時的地位可謂達致頂峰。⁵⁴

乾隆之後，清朝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外有列強窺伺，內有百姓造反，可謂內外交困。因此民間對關羽的崇拜日趨顯著，舉凡天災、人禍與戰爭，都陸續有關羽顯靈的傳聞出現。全國上下，凡有人煙處，皆可見關廟香火鼎盛的情景，甚至在咸豐年間還把祭祀關羽正式列入國家的祀典。一員普通的武將，在歿後千年的清代，一躍而成至尊之神，享受著甚至連歷代帝王和至聖孔子都享受不到的殊榮，這番禮遇大概是關羽本人當初始料未及的。

以上概述我們可以得知，關羽在歷史進程中是趨於美化與神化的。一介平凡的歷史人物，生前雖然也曾轟轟烈烈、威震華夏，但他所建立的功業，相較於許多先賢或同輩來說，並非特別突出，但其他人歿後或聲名不顯，或湮沒無聞，很少像關羽這樣，經過宗教和官方有意無意地渲染，最後還升格為群眾所崇敬的神靈形象。這類藝術形象便是所謂的「藝術意境」，「藝術意境」的特質在於具有全人類性，可以超越時代、種族而為人們所共賞，⁵⁵就好比民間信仰的關羽一樣。這種藝術形象變化自有其道理，佛道需要這樣的人鬼神，皇帝需要這樣的忠義士，百姓更需要這樣的英雄將，關羽正好以這般標準的形象，非凡氣度的走進了各地的廟殿，也走進了歷代百姓心中，這是

⁵² 參見〔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太常寺七·祝文一·關帝廟祝文並後殿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冊 11，頁 657-1。

⁵³ 參見〔清〕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辦理四庫全書歷次聖諭》（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7。

⁵⁴ 參見魯小俊著：《汗青濁酒—三國演義與民俗文化》，頁 37-42。

⁵⁵ 參見胡家祥著：《文藝的心理闡釋》，頁 183。

自身素質，亦是機緣湊合。

伍、關羽崇拜形成之文化意涵

在我們對關羽由人到神所作的描述當中，可看出關羽崇拜這一文化現象，其形成原因是錯綜複雜的。它的產生實際上是歷史、宗教與文學之間的相互對照，也是官方、民間與個人之間的異質合成。若能試著對這一文化現象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評判，將有助於我們釐清中國人的價值觀及關羽崇拜現象所代表的文化意涵。

一、群眾的心理因素

自古至今，聖哲賢人、英雄豪傑成千上萬，為何唯獨關羽能如此顯赫？如此深得人心？其關鍵也許在於，他代表了一種道德精神，代表了忠義。忠就是「盡己之謂忠」⁵⁶，義就是「行而宜之之謂義」⁵⁷，即按照「應當」、「應然」去辦事。關羽雖是一介平民，卻看重忠義，關羽忠於劉備，原因就在於劉備能以骨肉同胞之情對待他。在他和張飛同為劉備的麾下之際，仍然是「寢則同床，恩若兄弟」⁵⁸，他們之間並無地位懸殊的等級差別，關羽為劉備的江山戰死，劉備、張飛也因為關羽報仇而身亡，這種兄弟般的恩義，為後世關羽形象重塑提供了重要的倫理資源，此也印證了朱光潛所論文藝與道德的層面：

就大體說，全部中國文學後面都有中國人看重實用和道德的一個偏向做骨子。這是中國文學的短處所在，也是它的長處所在。短處所在，因為它箝制想像，阻礙純文學的盡量發展；長處所在，因為它把文學和現實人生的關係結得非常堅密。⁵⁹

透過小說家的刻意塑造，加之中國民間講究忠義的群眾心理，使關羽的人格因而集中體現忠義道德，自然成為人們所崇敬的對象。⁶⁰

其次，關羽的武藝不凡，超群絕倫。不僅是勇冠三軍的熊虎之將，同時又相貌堂堂，儀表超逸，儒雅知文，相較於一般只會橫衝直撞的莽夫，這樣的形象在文人和平民百姓心目中是極具魅力的。再者，他的知恩圖報，投降曹操時還不忘劉備之恩，不改其節操；而《演義》中的華容道義釋曹操，更

⁵⁶ 見〔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里仁第四》（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年），頁72。

⁵⁷ 見〔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頁13。

⁵⁸ 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卷36，頁939。

⁵⁹ 見朱光潛撰：《文藝心理學》（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9年），頁104。

⁶⁰ 參見陳瑛：〈談忠論義說關公〉，收入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頁156-162。

是把關羽恩義分明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關羽驕矜自大的個性，終使他成爲一個悲劇英雄。但也因爲如此，人們在評論關羽時，其自身帶有的悲劇因素常喚起人們的巨大同情。關羽的忠義之心、儒雅之姿、行義之舉和壯烈犧牲，都爲崇拜關羽的群眾，提供強大的信仰基礎。

二、政治社會的功用

(一)維護社會功能

在統治者心目中，關羽形象隨時間演變趨於完美，已具備忠義道德的優良品格。三國時代，本是社會上風俗敗壞、經濟上民不聊生、和政治上國家分裂、吏治不彰並以玩弄權謀詭計爲重心的時代。關羽身處充滿奸詐伎倆的環境，還能篤守倫常的言行，來證明其本性的堅持，其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令人敬佩。其次，關羽崇拜有助於強調個人的忠誠與信用，「義」精神之發揚，代表著重然諾，而這種精神，有助於人們待人處世。⁶¹再者，關羽忠於劉備、匡扶漢室的思想貫穿其戎馬一生，同時也樹立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典範，因此，歷代帝王才奉他爲圭臬，便於教育民眾與拉攏民心。

(二)統治者安定民心的工具

關羽的神化過程中，歷代統治者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關羽正好具備了統治工具的價值，尤其在國勢衰微之際，當社會不安、政治動蕩時，神化關羽的舉動，對任何政治體制均有正面功效。從最早注意到關羽的宋徽宗來說，他大概是希望有一個胸懷忠義又兼雄韜武略的人來幫助朝廷渡過難關，所以宋代靖康之變前後關羽突然發跡，一躍而成爲王，這多少帶有社稷危亡需要神靈護衛的意思。元文宗時，成吉思汗的兒孫們氣數將盡，亦重新請出關羽之靈來幫助。明神宗時，大明之勢已是強弩之末，關羽的封諡也因而大放異彩，越封越高，還晉爵爲帝。而滿清外族入主中原，以漢抬漢，抬高關羽作爲楷模，從而定世道、正人心，何樂而不爲？而且，隨著清中葉後帝國的日益沒落，內亂不斷，外患加劇，對關羽的封號便越加越長，這就可以解釋爲何清代大肆抬高關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由此可知，雖然「忠義」作爲關羽的一種特質基本保持不變，但各朝皇帝對關羽的加封則是著眼於朝廷當下的處境。因此，關羽之所以越變越神，可說是出於崇拜者的實用主義態度。

(三)儒釋道的推崇

⁶¹ 參見朱宏源：〈關公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收入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頁 220-225。

儒、釋、道三教在歷史進程中由論爭走向融合，代表著中國思想主流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同時又保持著各自的價值體系和崇拜人物。令人意外的是，關羽以一身而繫三教之崇，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例子。事實上，在形成關羽崇拜的過程中，儒、釋、道三家都先後參與其事，關羽以「托夢顯靈」與佛教結緣，以「降神靖妖」為道教祈禱，以「忠義孝友」被儒家綱常推崇。他與三教的淵源，先後形成於唐宋時期，以宋代為實際發端。宋代正是中國歷史上圓融三教的時期，此時不僅使關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亦使關羽崇拜從此融進中國的主流思想中，對近代中國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與影響。關羽崇拜表現出一種對宗教價值的兼容性，人們在堅持自己的神靈崇拜時，並沒有排斥正統宗教所賦予關羽的神格，當日常生活中需要排除障礙時，道教與佛教的關羽就會出來替人消災解難；而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需要調整時，則是依賴儒教的關羽，以忠義、名節等道德原則來維持社會倫理。需要什麼型態的關羽，一切從實際面出發，這一特點，在民間文化的傳統面表現得非常明顯。清代關廟中有這樣一幅對聯：

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廡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⁶²

頗能概括關羽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歷史地位和巨大影響。

時至今日，形成關羽崇拜的因素仍有不少，但關羽信仰之所以如此廣泛，與人們對關羽這一文化資源採取不同的態度和立場有著極大的關聯。從文藝美學來看，在歷史上，道德、宗教和政治都常利用文藝做宣傳品，所以我們在關羽崇拜的演變過程中，不僅看到了官方文化所引起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民間文化(即群眾與宗教)的巨大貢獻；不僅看到了兩種文化之間的歧異，同時也看到了它們在關羽崇拜形成過程中逐漸趨於統合。它們之間是交互影響，循環往復的一種關係。當關羽在民間享受了數百年煙火後，才被官方文化所接納，而它的接納在不同階段中，又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最終，民間和官方兩種文化的交融，使關羽崇拜化為無形的精神慰藉，影響至今仍然不衰。

陸、結語

藝術形象，是藝術反映現實的特殊形式，也是藝術創造的結果。⁶³從以上

⁶² 見胡小偉：〈三教圓融與關羽崇拜〉，收入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頁384-406。

⁶³ 參見胡經之著：《文藝美學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74。

論述我們可以發現關羽的藝術形象，是從「普通形象」、「藝術典型」到「藝術意境」的演變過程，換言之，截至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關羽，既非正史，亦非演義故事裡的人物，而是已然按照後人的心理需求和理想觀念重新塑造組合的藝術形象。關羽雖然已逝千年之久，然而他憑藉著意義和價值存活，加上儒釋道三教藉著他在統治者和人民心中的廣泛影響，使其以歷史上的真實英雄，繼而為儒、釋、道所並尊。這位集三教於一身的「關聖帝君」，有著帝王之相、神位之態及凡人之貌，並且承載著現實人們的希望和寄託，持續成為千秋凜然的偉岸形象。⁶⁴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許平和續編：《本校新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7。
- 〔元〕郝經撰：《陵川集》，臺北：世界書局，1988。
- 〔元〕羅貫中撰，〔清〕毛宗崗批，饒彬校訂：《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71。
- 〔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臺北：廣文書局，1969。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

二、專著

- 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 朱光潛著：《文藝心理學》，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9。
- 李純蛟著：《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 孟祥榮著：《武聖關公》，高雄：宏文館，2000。
- 洪淑苓著：《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
- 胡家祥著：《文藝的心理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 胡經之著：《文藝美學論》，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惜秋撰：《蜀漢風雲人物》，臺北：三民書局，2006。
- 許盤清、周文亞整理：《三國演義、三國志對照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黃華節著：《關公的人格與神格》，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 廖瓊媛著：《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臺北：里仁書局，2003。
- 蔡東洲、文廷海著：《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 魯小俊著：《汗青濁酒--三國演義與民俗文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⁶⁴ 參見尹韶公：〈正史中的關羽與演義裡的關公〉，收入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頁 242。

盧曉衡主編：《關羽、關公和關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顏清洋著：《從關羽到關帝》，臺北：遠流，2006。

顏清洋著：《關公全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三、期刊

文廷海：〈論明清時期「關羽現象」的演變和發展〉，《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11月，第6期。

王同書：〈「三國演義」對關羽的描繪及其文化意蘊〉，《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2期。

王見川：〈唐宋關羽信仰初探--兼談其與佛教之因緣〉，《圓光佛學學報》，2001年12月，第6期。

王恒丰、岳富云：〈從傳統文化看「三國演義」中關羽的忠義觀〉，《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12月，第16卷，第6期。

吳松、易素貞：〈關羽崇拜現象形成的原因探析〉，《華北科技學院學報》，2002年12月，第4卷，第4期。

李群：〈民間關羽崇拜心理〉，《華夏文化》，1997年，第1期。

孟海生：〈關羽 關公 關公文化〉，《中國地方志》，2003年，第1期。

唐華：〈三國時的關羽與《三國演義》中的關公〉，《明道文藝》，1994年3月，第216期。

馬昌儀：〈「義種」關公--民眾心目中的關羽〉，《民間文化》，2001年，第1期。

馬寶記：〈「三國志」中關羽形象新論〉，《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張麗：〈論「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天中學刊》，2002年6月，第17卷，第3期。

楊冬梅、張雅芳：〈試論關羽的忠義形象〉，《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

楊旺生：〈論關羽的「類神化」〉，《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

趙山林：〈南北融合與關羽形象的演變〉，《文學遺產》，2000年，第4期。

劉海燕：〈民間傳說中關羽形象塑成探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9月，第27卷，第5期。

劉海燕：〈神靈的紀念與豐碑—碑記楹聯中的關羽形象〉，《唐都學刊》，2004年5月，第20卷，第3期。

劉海燕：〈歷代詩歌中的關羽形象及其物化意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蔡東洲：〈關羽現象探源〉，《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1期。